

满语中的朝鲜语汉字音汉源词研究*

王奕桦 葛佳琦

〔提要〕满语中有部分汉语借词所反映的汉字读音体现出朝鲜语汉字音所特有的历史音变规律，与朝鲜语汉字音有比较严密的对应关系。文章确认这些词反映的汉字读音构成一个与朝鲜语汉字音高度相似的汉字音系统。我们推测这部分借词很有可能是通过朝鲜语这一媒介借入满语的。

〔关键词〕朝鲜语汉字音 满语汉字音 语言接触

一 前言

满语中的汉语借词的读音往往符合一个比较规整的字音系统。我们注意到满语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有两个读音相差较大的满语词，他们似乎来自同一个汉语词源，其中一个词的读音可以认为符合满语汉字音系统的凡例，而另一个词的读音却呈现出朝鲜语汉字音的典型特征。为解释这一特殊的现象，我们提出如下假定：呈现出朝鲜语汉字音典型特征的词不是直接借自汉语，而是通过朝鲜语借入满语，其朝鲜语读音由汉语源词按照朝鲜语汉字音逐字拼成。下文我们将试图基于语音对应规律，寻找出满语中可能来自朝鲜语汉字词的汉源借词，以期进一步揭示满语中的汉源借词在借入时间和区域上的复杂性，为分析研究满语文献提供更多参考。例如，赵志强（2003）研究指出，老满文“义州”译作 ᡵᡳᡵᡠ 不合满文凡例，基于本文提出的假定，便可以对这种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李得春（1981）、赵杰（1999）都曾对朝鲜语与满语之间有着相同汉语词源的借词进行比较研究。这里我们转录一些朝鲜语、满语共有的汉源词^①：

朝鲜语	满语	汉语词源	朝鲜语	满语	汉语词源	朝鲜语	满语	汉语词源
ʧəŋʧa	ʧəŋsə	顶子	huanhu	χuanχəu	皇后	sə	ʃu	书
moran	motan	牡丹	ko	ku	姑	itʃa	isə	椅子

上面转录的这些满语汉源词的语音形式明显与汉语读音更为接近，而与朝鲜语汉字词的语音形式存在一定差异，应当是直接借入的。这一类的满语汉源词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

* 本文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7M621335）资助。我们在调查本文需要的胶东方言字音时得到中信银行烟台分行张小涵、张俊、原丽芬等女士的帮助，写作过程中先后得到罗盛吉、马旭东、王策、铃木俊哉、潘晓声、张梦翰、韦远诚、潘悟云、陈忠敏等先生指点修正，在此一并致谢。

^① 为方便对照，原文朝鲜语、满语使用转写之处，这里改写成国际音标。汉语方言读音中，括号内的声调表示语流变调。

二 关于满语汉字音

在讨论某些词的读音是否符合满语汉字音之前,首先需要对满语汉字音作出必要的说明。一般说来,同一个汉字在不同的满语汉借词中往往有着相同的读音,客观上构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字音系统,我们暂且将这个系统称作满语汉字音。

对满语汉字音的性质和特点,前辈学人有过许多论述。季永海(1985)、佟永功、关嘉禄(1985)、爱新觉罗·瀛生(1987)、赵杰(1988)、乌日根(1992)、长山(2014)、于慧(2014)比较满语中的汉语借词与作为借源的汉语词的语音差异时,大都默认以词借入满语后形成的读音与原词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读音作比较。佟永功、关嘉禄(1985)指出,部分汉语借词明显带有汉语辽东方言与“中州韵”^①的特点,如“鸟枪”满语译作 *miɕuŋʰan* (比较山东诸城话字音“鸟” *miɔ*⁵⁵、“枪” *tɕiaŋ*²¹⁴,钱曾怡等 2002)，“泥水匠”满语译作 *misuiŋʃan* (比较山东烟台话字音“泥” *mi*³¹、“水” *sui*²¹⁴、“匠” *tɕiaŋ*⁵⁵,钱曾怡 1982)。满语汉字音系统的特点跟现代北京音十分接近,个别字音跟现代东北方言或者现代山东方言相似(平田昌司 2000)。苗嘉芮(2017)指出,1708 年成书的《御制清文鉴》中的汉语借词比较严格地区分尖团音,以 *ki-*、*kʰi-*、*xi-*对译团音字,以 *tɕi-*、*tɕʰi-*、*ei-*对译尖音字。

综合前人的研究,我们认为,满语汉字音的主体应当与北京官话大体相同,唯有普遍区分尖团音这一点与现代北京音有较大差异;特殊地,“鸟” *miɕu*、“泥” *mi* 这些字音与北京官话差异较大,可能来自胶辽官话。

三 满语汉源词的两个层次:北京-胶辽官话与朝鲜语汉字音

我们在前言中曾经提到,某些汉语词进入满语后形成了读音差异较大的两组词,第一组满语词的读音与北京官话或胶辽官话比较接近,可以看作是符合满语汉字音凡例的语音形式;第二组满语词的读音则与北京官话和胶辽官话都不相似。

这样的词主要有以下一些^②:

汉语词源	第一组 满语词	北京方言	莱州方言	烟台方言	第二组 满语词	朝鲜语 汉字音
沈阳	<i>ʃənjaŋ</i>	<i>ʃən²¹⁴⁽²¹²⁾iəŋ³⁵</i>	<i>ʃɛ⁵⁵⁽⁴⁵⁾iəŋ⁴²</i>	<i>ɛin²¹⁴iəŋ⁵⁵</i>	<i>ɛimian</i>	<i>simiaŋ</i>
义	<i>itʃəu</i>	<i>i⁵⁵tʃəu⁵⁵</i>	<i>i⁴²tʃəu²¹³</i>	<i>i⁵⁵tɕiəu³¹</i>	<i>əitʃu</i>	<i>itʃu</i>

^① 或者可以视为官话的一种文读层次。

^② 北京方言引自《现代汉语词典》(2012);莱州方言引自钱曾怡等(2005);烟台方言引自钱曾怡(1982);朝鲜语汉字音引自《韩汉大词典》(2004)。“灼”字钱曾怡等(2005)、钱曾怡(1982)未收,我们分别依照原丽芬女士(莱州籍)、张俊女士(烟台籍)的发音补入。

州						
钱	tɕʰianlian	tɕʰien ³⁵ lian ³⁵	tɕʰian ⁴² lian ⁴²	tɕʰian ⁵⁵⁽³¹⁾ lian ⁵⁵	tɕʰalian	tɕʰəllian
粮						
经	kin	tɕin ⁵⁵	tɕin ²¹³	cin ³¹	kian	kiəŋ
灼	tɕɔ	tɕuo ³⁵	tɕuo ⁵⁵	tsuo ⁵⁵	tɕak	tɕak

第二组满语词的词源分别是什么呢？它们是否具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呢？我们通过比较分析，认为第二组满语词读音上与这些词的汉语词源的朝鲜语汉字音读音有着工整的对应，进而推测第二组满语词共同来源于朝鲜语汉字音源词。下面阐述我们的比较分析过程。

上述词中唯有“沈阳” ʃənjan (ᠰᠡᠩᠵᠠᠩ ᠶ᠋ᠠᠩ / ʃənjan yang) / eimian (ᠡᠮᠢᠶ᠋ᠠᠨ / simiyan) 这一对词能够比较明确地确定时间下限。根据史料记载，1634 年，皇太极将“沈阳”的满语名称改为 muktən^①，eimian 进入满语的时间必然早于这个时刻。这条信息提醒我们 eimian 一词可能来自某个明末以前与女真各部接触密切的语言群体。从汉语方言学角度看，eimian 一词反映出中古汉语侵韵字“藩”的 -m 韵尾得以保留，这一保守的语音特征是北京官话或胶辽官话所不具备的。明朝末年，除了幽燕汉人、辽东汉人两大人群之外，朝鲜人与女真各部的交往也相当密切，这使得我们考虑 eimian 作为朝鲜语借词的可能性。朝鲜与女真各部毗邻，早在宋金对峙时代双方就开始接触，明朝时期来往更为频繁。1433 年到 1449 年之间，朝鲜在女真故地设立“四郡六镇”，屯垦军民随之迁入鸭绿江、图们江流域，与女真各部杂居。1392 年至 1467 年之间，女真与朝鲜之间长期维持朝贡关系，随贡贸易频繁(汪晶石 2016)；明朝开放给女真通商的抚顺、清河、宽甸、绥阳四处集市(付博 2017)之中，最南端的宽甸位于鸭绿江北岸，也与朝鲜义州、朔州隔江相望。综合考虑，女真人接触到朝鲜人的机会非常多，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朝鲜引入借词是很有可能。1386 年明朝裁撤州县改置卫所，自此直到 1621 年后金攻陷沈阳为止，沈阳都是明朝镇守东北边疆的军事要冲，实行军事化管理(刘晨 2016)。明朝严禁人口擅自流动，除朝贡外，女真人不可能大规模进入沈阳城，这种情况下女真人从当地人的语言即汉语中借入这个词是并不容易的。考诸历史，沈阳城原本是元朝为安置高丽降民而建立的(王丹妮 2016)，那么“沈阳”一词应当很早就为朝鲜语使用者所了解。朝鲜语“沈阳”称作 simian，这个词的读音来自朝鲜语汉字音“藩”sim (심)与“阳”ian (양)的联诵。朝鲜语 i 前的 s 腭化，实际音值是 sj，simian[simian]与 eimian 除了第二音节在主元音和韵尾上稍有差异(a 对 ə, n 对 ŋ)，可以说是非常相似。也就是说，满语 eimian 一词很有可能来自“沈阳”的朝鲜语汉字音 simian。

《无圈点字书》中记载朝鲜地名“义州”对应的后金时代的老满文写作 ᠶ᠋ᠢᠵᠤ eiju，按字面读音应当读作 *ɕitɕu。汉语“州县”的“州”满语一般译作 ʃəu，初看此处“州”译作 *ɕitɕu 似与凡例不合，但考察满语“漳州” ʃanɕu 一词“州”也读作 ʃu，且满语汉字音中部分汉字存在 -əu 与 -u 的异读，如“手”在“手本”ʃəupən 中读作 ʃəu、在“手巾”ʃukin 中读作 ʃu，所以“州”译作 *ɕitɕu 视为常例未为不可。关键在于“义”译作 əi 非常特殊，赵志强(2003)指出，新老满文对照关系中，满语 i 在老满文中一般也用字母 ʃi 来表記，只有“义州”ᠶ᠋ᠢᠵᠤ eiju 是用 ʃi 来表記 i 的孤例，似乎本应译作 itɕəu (ᠶ᠋ᠢᠵᠤ i jeo)，疑《无圈点档》或《无圈

① 此词汉译“盛京”，应当是基于满语动词“兴盛”muktəmpi 的词干 muktə-创造的固有词。

点字书》有误。其实《无圈点字书》列举的老满文与新满文有时记录的不一定是同一个语音形式，例如满语 əmu 对应的老满文 ᡤᡳᡵᡠᡩᡠᡵᡠᡨᡳᡳᡳ 其实记录的是 əmu 位于 -n 结尾的词之后的语流变体 *nəmu（赵志强 2003）。朝鲜语“义州”一词称作 iifŭ（의주←의쥬），与 *ɔifŭ 读音非常相似，仅词首元音 i 与 ə 在舌位高低上略有差异。因此，我们认为老满文 ᡤᡳᡵᡠᡩᡠᡵᡠᡨᡳᡳᡳ ejju 记录的应当就是字面的读音 *ɔifŭ，用于对译朝鲜语“义州”iifŭ。朝鲜语汉字音“义”韵母为复元音 ii，老满文 ᡤᡳᡵᡠᡩᡠᡵᡠᡨᡳᡳᡳ ejju 用 ᡤᡳ ei 对译 ii，同样是当时的译者忠实于朝鲜语原本发音的表现。

“钱粮”一词有 $\text{ʃ}^{\text{h}}\text{al}^{\text{h}}\text{ian}$ (ᠰᠠᠯᠠᠨ caliyan) 和 $\text{t}^{\text{h}}\text{e}^{\text{h}}\text{ianliang}$ (ᠲᠡᠭᠡᠨ ᠠᠯᠢᠨᠠᠯᠠᠭ ciyanliyang) 两种说法, 两者语义上应该没有区别, 但清朝官方对两者的使用倾向似乎随时间的推移而有差异。1748 年会计司发往盛京佐领的咨文中指出, 乾隆皇帝钦定盛京户部下辖“钱粮司”的翻译是 $\text{t}^{\text{h}}\text{e}^{\text{h}}\text{ianliangsi}$ (ᠲᠡᠭᠡᠨ ᠠᠯᠢᠨᠠᠯᠠᠭ ᠰᠢ ciyanliyang si) (张虹等 1995), 1771 年成书的《御制增订清文鉴》在盛京户部条目之下没有收录“钱粮司”一词, 而有“经会司” $\text{ʃ}^{\text{h}}\text{al}^{\text{h}}\text{ianifiət}^{\text{h}}\text{ə}^{\text{h}}\text{n}$ (ᠰᠠᠯᠠᠨ ᠢᠶᠡᠳᠡᠨ ᠠᠯᠢᠨ $\text{caliyan}^{\text{h}}\text{i fiyetən}$ 钱粮之司), 下注满文 $\text{ᠰᠠᠯᠠᠨ ᠢᠶᠡᠳᠡᠨ ᠠᠯᠢᠨ ᠠᠯᠢᠨ ᠠᠯᠢᠨ ᠠᠯᠢᠨ ᠠᠯᠢᠨ ᠠᠯᠢᠨ ᠠᠯᠢᠨ}$ ($\text{caliyan}^{\text{h}}\text{i jergi baita be alifi icihiyara ba be}$ 承办钱粮等事处也), 应该与“钱粮司”是同一行政机构前后不同的官方名称。清朝前期, 乾隆皇帝出于“纯净化”满语的目的, 指示政府部门将满语文中大量的汉语音译词改为意译词, 并亲自参与意译词的拟定、审核(佟永功、关嘉禄 1995)。既然“钱粮”的官方译词从 $\text{t}^{\text{h}}\text{e}^{\text{h}}\text{ianliang}$ 改为 $\text{ʃ}^{\text{h}}\text{al}^{\text{h}}\text{ian}$, 那么或许可以说明乾隆皇帝认为, 和 $\text{t}^{\text{h}}\text{e}^{\text{h}}\text{ianliang}$ 这个明显的清初汉语借词相比, $\text{ʃ}^{\text{h}}\text{al}^{\text{h}}\text{ian}$ 应当更加“纯正”, 至少时间上更早。满族入关前使用老满文的后金时代, 当然是比清初更早的时代, 恰好也是前文所说的女真与朝鲜密切接触的时代。如果 $\text{ʃ}^{\text{h}}\text{al}^{\text{h}}\text{ian}$ 这个词确实在老满文中出现, 语音上又能和朝鲜语的“钱粮”建立比较好的对应关系, 那么 $\text{ʃ}^{\text{h}}\text{al}^{\text{h}}\text{ian}$ 通过朝鲜语转手借入满语的可能性就非常高。首先我们要确认 $\text{ʃ}^{\text{h}}\text{al}^{\text{h}}\text{ian}$ 一词是否见于老满文。查考《无圈点字书》, 虽无 $\text{ʃ}^{\text{h}}\text{al}^{\text{h}}\text{ian}$ 一词, 但有老满文 ᠰᠠᠯᠢᠨ ciliyan (按字面读音可能读作 $^*\text{t}^{\text{h}}\text{e}^{\text{h}}\text{ilian}$), 对应新满文“钱粮” $\text{t}^{\text{h}}\text{e}^{\text{h}}\text{ianliang}$ (ᠲᠡᠭᠡᠨ ᠠᠯᠢᠨᠠᠯᠠᠭ ciyanliyang)。如果我们要把 $\text{ʃ}^{\text{h}}\text{al}^{\text{h}}\text{ian}$ 一词的历史追溯到满族入关前, 就要确认老满文 ᠰᠠᠯᠢᠨ ciliyan 与 $\text{ʃ}^{\text{h}}\text{al}^{\text{h}}\text{ian}$ 可以是一个词。我们发现, 《无圈点字书》中的新满文词与对应的老满文词之间有时会有这样的差别: 新满文词中的硬腭音 a/e , 在对应的老满文词中写作硬腭音 i , 例如满语“占据_{命令式}” $\text{əʃ}^{\text{h}}\text{ə}^{\text{h}}\text{lə}$ (ᠠᠰᠢᠵᠡᠯᠡ) 对应的老满文为 ᠠᠰᠢᠵᠢᠯᠡ (字面读音应当读作 $^*\text{əʃ}^{\text{h}}\text{ilə}$), “会合_{过去时}” $\text{atʃ}^{\text{h}}\text{ə}^{\text{h}}\text{xə}$ (ᠠᠲᠤᠰᠢᠬᠠ) 对应的老满文为 ᠠᠲᠤᠰᠢᠵᠢᠬᠠ (字面读音应当读作 $^*\text{əʃ}^{\text{h}}\text{iqə}$)。“占据_{命令式}” $\text{əʃ}^{\text{h}}\text{ə}^{\text{h}}\text{lə}$ 本身就是词干作命令式, 难以进一步分析, 但“会合_{过去时}” $\text{atʃ}^{\text{h}}\text{ə}^{\text{h}}\text{xə}$ 就很明显地不能分析成“驮_{词干}” $\text{əʃ}^{\text{h}}\text{i}$ -与过去时后缀 $\text{-xə}/\text{-qa}$ 的组合, 这就说明老满文 ᠠᠲᠤᠰᠢᠵᠢᠬᠠ 记录的很可能是 $\text{atʃ}^{\text{h}}\text{ə}^{\text{h}}\text{xə}$ 的语流音变 $^*\text{əʃ}^{\text{h}}\text{iqə}$ 。根据这样的规律, 我们认为老满文 ᠰᠠᠯᠢᠨ ciliyan 记录的语音形式很可能就是 $\text{ʃ}^{\text{h}}\text{al}^{\text{h}}\text{ian}$ 发生 $\text{ʃ}^{\text{h}}\text{a} \rightarrow \text{t}^{\text{h}}\text{e}^{\text{h}}\text{i}$ $_{\text{Ci}}$ 硬腭和谐的结果, 也就是说可以认为 $\text{ʃ}^{\text{h}}\text{al}^{\text{h}}\text{ian}$ 以 $\text{t}^{\text{h}}\text{e}^{\text{h}}\text{ilian}$ (ᠲᠡᠭᠡᠨ ciliyan) 的异读形式在老满文中出现。再来观察朝鲜语的情况, “钱粮”一词在现代朝鲜语中一般读作 $\text{ʃ}^{\text{h}}\text{ə}^{\text{h}}\text{llian}$ (전량←전량), 也有 $\text{ʃ}^{\text{h}}\text{ə}^{\text{h}}\text{llian}$ (전량←전량) 这样的读法^①。朝鲜语的 ə 重读时舌位靠后, 十分接近 a , 所以 $\text{ʃ}^{\text{h}}\text{ə}^{\text{h}}\text{llian}$ [$\text{ʃ}^{\text{h}}\text{ə}^{\text{h}}\text{llian}$] 和满语 $\text{ʃ}^{\text{h}}\text{al}^{\text{h}}\text{ian}$ 两者音值非常接近。我们认为, 满语 $\text{ʃ}^{\text{h}}\text{al}^{\text{h}}\text{ian}$ 一词来自朝鲜语汉源词 $\text{ʃ}^{\text{h}}\text{ə}^{\text{h}}\text{llian}$, 之所以用 a 对译朝鲜语 ə , 很有可能是因为当

① 朝鲜语存在连续变音的现象, 根据连音规律, 归属于前一音节的韵尾-n(ㄴ)与归属于后一音节的声母ㄷ(ㄷ)将同化成-ll-。

四 呈现朝鲜语汉字音特征的满语汉源词

通过前面的对比研究，我们初步确认满语中存在朝鲜语汉字音汉源词。下面我们尝试从《新满汉大词典》和《汉清文鉴简编》收录满语词汇中寻找更多的朝鲜语汉字音汉源词。

相比满语朝鲜语接触，满汉、满蒙语言接触的时间更长、深度更大，一个词如果已经可以被解释成汉语借词或蒙古语借词，将它考虑成朝鲜语借词就不是非常合适。例如，满语“砂糖”*ʃatʰan*、“笆子”^{柳条笆}*pasan* 中的 *pasa-*、“蜀黍”^{玉米}*ʃuʃu*，似与朝鲜语汉源词“砂糖”*satʰan*、“笆子”*patʃa*（李得春 2007）、“蜀黍”*ʃuʃu*←*siusiu*（李得春 1981）音近，“茄子”*χæci*、“宰桑”^{宰相}*ʃʌisaŋ*、“台吉”^{太子}*ʰaitci* 似与朝鲜语汉源词“茄子”*katʃi*、“宰相”*ʃʌesaŋ*、“太子”*ʰetʃa* 音近；但因为汉语北京方言中已有语音上相似的词“砂糖”*ʂa⁵⁵tʰaŋ³⁵*、“笆子”*pa⁵⁵tsɿ*、“蜀黍”*ʂu²¹⁴(³⁵)ʂu²¹⁴*，蒙古语中也已有语音上相似的词“茄子”*χæci*（邵利明 2010）、“宰桑”*ʃʌisaŋ*、“台吉”*ʰaitci*，所以不将他们视作朝鲜语汉字音汉源词。

下面我们基于词中反映的汉字读音所呈现出的不同语音特征，将寻找到的可能以朝鲜语汉字音汉源词为词源的满语词（或语素）分类列出。有些词呈现出两类以上的特征，亦只在某一分类中列举一次。

体现朝鲜语“头音法则”（*ri-* → *ni-* → *j-/#*，*ɾ-* → *n-/#*）的满语词：

汉字	朝鲜语汉字音	对应满语读音	满语词
两	<i>jaŋ</i> （양 <i>yang</i> ← <i>riaŋ</i> ，량 <i>ryang</i> ）	<i>jan</i>	<i>ɳ/yan</i> 两（重量单位）
廊	<i>naŋ</i> （랑 <i>rang</i> ）	<i>naŋ-</i>	<i>naŋgin</i> ， <i>ᠨᠠᠩᠭᠢᠨ</i> <i>naŋgin</i> 廊 ^①

具有中古汉语唇音不分轻重特征的满语词：

汉字	朝鲜语汉字音	对应满语读音	满语词
豆肥	<i>tupi</i> （두비 <i>dubi</i> 豆渣）	<i>tupi</i>	<i>ᠲᠦᠫᠢ</i> <i>dubi</i> 豆碎，豆鼎

保留中古汉语-m 韵尾及入声韵尾的满语词：

汉字	朝鲜语汉字音	对应满语读音	满语词
担子	<i>tamtʃa</i> （담자 <i>damja</i> ← <i>tamtʃa</i> ，담주 <i>damjū</i> ）	<i>tamtʃa-</i>	<i>tamtʃan</i> ， <i>ᠲᠠᠮᠲᠦᠰᠠᠨ</i> <i>damjan</i> 扁担 ^②
城厂	<i>kamtʃʰaŋ</i> （감창 <i>gamcang</i> ← <i>kamtʃʰiaŋ</i> ，감창 <i>gamcyang</i> ）	<i>kiamtʃʰan</i>	<i>ᠬᠠᠮᠲᠦᠰᠠᠨ</i> <i>giyamcan</i>
渗	<i>sim</i> （심 <i>sim</i> ）	<i>ɕimə-</i>	<i>ɕiməmpi</i> ， <i>ᠰᠢᠮᠡᠮᠫᠢ</i> <i>simembi</i> 渗透，浸润

① 比较北京官话“堂”*tʰaŋ³⁵*、“厅”*tʰiŋ⁵⁵*与满语“堂”称作 *tʰaŋgin*、“厅”称作 *tʰiŋgin*，可见满语表示这类建筑的词往往可以拆分成“汉字音 + -gin”。

② 戴光宇（2016）推测此词中的 *tam-*来自中古汉语“担”（中古汉语拟音**tam*）。我们认为，单就“担”字而言这样的解释已经非常有说服力，但是与中古汉语“子”（中古汉语拟音**tsi*）相比，应该说此词中的 *-tʃan* 与朝鲜语汉字音“子”*ʃa*←*ʃʌ* 还是更为相似一些，所以我们还是将这个整体视作朝鲜语汉字音借词。

歌戈韵主元音读 a 的满语词:

其他与朝鲜语汉字音工整对应并且与幽燕-辽东方言差异较大的满语词:

① $\chi\alpha pkiampi$ 词末的 $-mpi$ 是满语动词词尾, m 该单纯地归于 $-mpi$ 一侧还是同时归于 $\chi\alpha pkiam$ 一侧, 仅凭语音难以断定。这里暂且认为音位 m 跨语素。另外, 朝鲜语汉字音“欠”现一般读 him (흥), 这里选用了不常用的读音。

② 女真语此词作 *dʒala* (金光平、金启琮 1980)。

③ 我们认为 *ɣɔlqʰɔŋ* 词末的 *-qʰɔŋ* 是形容词词尾。

④ 或说地名“暖河”*qiya*的词源是同音词“琉璃”*qiya*。

⑤ 本例与上例“暖河”中“河”读 χa 的情况固然也可以用元音和谐现象解释： $*liu\chi a \rightarrow liou\chi a$ 、 $*ai\chi a \rightarrow ai\chi a$ 。但考察满语中“浙江” ʃəkian (ᠰᠡᠵᠠᠭᠤᠨᠵᠢᠭᠢᠵᠠᠩ)、 “杭州” $\chi a\text{ŋʃəu}$ (ᠬᠠᠨᠵᠢᠭᠠᠨᠵᠠᠩᠵᠡᠭᠠᠨ)、 “凤凰城” $fuxa\text{ŋʃan}$ (ᠪᠤᠬᠠᠨᠵᠢᠭᠠᠨᠵᠠᠩᠵᠡᠭᠠᠨ) 等汉源词地名，阴性主元音 ə 、 u 和阳性主元音 a 共存，并未发生元音和谐，因此我们认为用元音和谐解释这些词或许不是最合适的办法。

⑥ 依照朝鲜语汉字音逐字读应当读 *tonkua* (동瓜)。冬瓜与西瓜同属葫芦科南瓜族植物, 两者外形上有一定相似性, 表示前者的词有可能发生语义变化而改为表示后者。

⑦ 我们认为此词发生过元音和谐: *toku → togo。

⑧ 朝鲜语汉字音“珥”现一般读 mo (모)，这里选用了不常用的读音。

细豆	setu (세두 sedu←sietu, 세두 syedu)	sətu	ᄃᆞᆫsedu 豆面
岁	se (세 se←sie, 세 sye)	sə	ᄃᆞᆫse 年, 岁 ^①
圈 juàn	kuən (권 gwŏn)	quan	ᄃᆞᆫguwan 栅栏
		quan-	quanᄃᆞᆫse, ᄃᆞᆫguwangse 脚镣, 整木栏 ^②
炕	haŋ (항 hang)	-han	naᄃᆞᆫhan, ᄃᆞᆫnahan ^③
成	səŋ (성 sŏng←siəŋ, 성 syŏng)	saŋga-	saŋgampi, ᄃᆞᆫsaŋgambi 成全, 做成
後	hu (후 hu)	hu	hu i ta, ᄃᆞᆫhu'i da 脑后, ᄃᆞᆫi 属格助词, ᄃᆞᆫda 头

通过整理对照前文中列举出的一系列词例，我们在此总结出朝鲜语汉字音与满语中的朝鲜语汉字音借词中的汉字音有以下语音对应规则：

朝鲜语汉字音	满语音	例字	例字朝鲜语汉字音	例字满语音	朝鲜语汉字音	满语音	例字	例字朝鲜语汉字音	例字满语音
a 主元音	a	河	ha	ᄃᆞᆫ	m-	m-	瑁	me←mai 近世	mai
		和	hwa	ᄃᆞᆫ					
ə 主元音	a	夹	hiəp	xiəp	p-	p-	肥	pi	pi
		节	ŋəl	ŋəla					
o 主元音, -oŋ 除外	o	渡	to	tə	s-si-除外	s-	细	se	sə
		忽	hol	ᄃᆞᆫ			岁	se	sə
-oŋ 韵	uŋ	冬	toŋ	tuŋ	si-后接辅音	ei-	藩	sim	eim
							渗	sim	eimə
u 主元音	u 阴性音节	豆	tu	tu	si-后接元音	j-	尚	siaŋ 近世	fan
	o 阳性音节	後	hu	hu			成	siəŋ 近世	saŋga
i 主元音	i	肥	pi	pi	j-	j-	两	jaŋ	jan

① 女真语此词作 səgə (金光平、金启琮 1980)，满语 sə很可能是 səgə缩合而来。准确地说，这里对应朝鲜语汉字音的实际上是女真语 səgə的 sə-，而此处的-gə可能对应满语借词之后常有的词尾-kə(-ŋə|ᄃᆞᆫ)，如满语“线”eirkə对应朝鲜语“丝”sil (潘悟云 2006)，满语“功”kuŋga对应汉语“功”。戴光宇 (2016) 推测此词来自上古汉语“岁”，我们认为假设此词来自朝鲜语汉字音似乎已经足够解释。

② 李得春 (2005) 举例说明，汉语具有 y 类介音 (即合口三等字) 的字，朝鲜语汉字音只用 i 或 u 介音对译。本例“圈”读 u 介音，显然是朝鲜语汉字音特征。满语汉字音一般严格区分-n 韵尾与-ŋ 韵尾，但汉源词中常见本应读作-n 韵尾的汉字在具有 s-、e- 声母的音节前读作-ŋ 韵尾，如“幡子”fanᄃᆞᆫse (ᄃᆞᆫfangse)、 “本事”pəŋᄃᆞᆫse (ᄃᆞᆫbengse)、 “寒食”hanᄃᆞᆫsi (ᄃᆞᆫhangsi)、 “观席”quanᄃᆞᆫsi (ᄃᆞᆫguwangsi)。因此，我们认为 quanᄃᆞᆫse很可能也来自 *quan + -sə。

③ 鲍明 (2011) 认为，naᄃᆞᆫhan是满语“停止，止住，罢休”naᄃᆞᆫampi的词源。我们认为词首的 na-来自满语 na “土地” (ᄃᆞᆫna)，之所以在 han前再加上 na而成词，可能是为了与满语 han “可汗” (ᄃᆞᆫhan) 区分。

		藩	sim	ɕim			药	jak	jak
a←Λ 主元音	a	子	ʃa←ʃΛ 近世	ʃa	ʃ-	ʃ-	子	ʃa←ʃΛ 近世	ʃa
							节	ʃəl	ʃala
e←ie 前	ə	细	se	sə	ʃ ^h -	ʃ ^h -	叉	ʃ ^h a	ʃ ^h a
		岁	se	sə			钱 _{~粮}	ʃ ^h əl	ʃ ^h al
ɛ←Λi 前	ai	玳	tɛ←tΛi 近世	tai	h _{hi-} 除外	χ-	河	ha	χa
		瑁	mɛ←mΛi 近世	mai			後	hu	χu
ii 前	əi	义	ii	əi	hi-	xi-	夹	hiəp	xiap
i 介音		粮 _{钱~}	lian	lian			药	jak	jak
si-/ki-/xi- 除外	i	夹	hiəp	xiap	-k	-k	钥	jak	jak
u 介音	u	和	hua	χua	-n	-n	圈 _{juàn}	kuən	quan
		圈 _{juàn}	kuən	quan					
k-ki-除外	q-	课	kua	qua	-l	-l, -la	忽	hol	χəl
		强	kaŋ	qan			节	ʃəl	ʃala
ki-	ki-	经	kiəŋ	kian	-m	-m, -mə	担	tam	tam
							渗	sim	ɕimə
n-	n-	廊	naŋ	naŋ- (*nan)	-p	-p	夹	hiəp	xiap
							哈	hap	χap
t-	t-	担	tam	tam			强	kaŋ	qan
		豆	tu	tu	-ŋ	-n, -ŋŋa	成	siəŋ 近世	ʃaŋŋa
r-/l-	l-	粮钱~	lian	lian					

五 结 语

一个汉语词如果借道朝鲜语被借入到满语，显然需要经过两个步骤：首先它必须被顺利地通过朝鲜语汉字音系统折合成符合朝鲜语音系的语音形式；其次它对应的符合朝鲜语音系的语音形式必须被顺利地借入到满语。一方面，隋唐以降，朝鲜长期与中国历代王朝保持密切交往，积极导入中国历代王朝的文化体系、礼仪制度与生产技术，大量的汉语借词也随之进入朝鲜语，甚至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汉字读音系统（即朝鲜语汉字音），这就为汉语词折合成符合朝鲜语音系的语音形式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另一方面，朝鲜半岛上的居民与满族的先民女真人接触频繁^①，清朝在努尔哈赤时期很缺乏能操汉语的通事（平田昌司 2000），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汉语借词经过朝鲜人之手以朝鲜语汉字音形式借入到满语，也并不是难

^① 10 世纪时高丽王朝的医师和银器匠就到女真人住地上服事（李得春 1981），明末清初之际的一系列战争更是导致大量朝鲜军民进入女真人地区，成为后世满族的一个重要来源。据柴妙甜（2015）研究，分属 43 姓氏的 157 个朝鲜家族加入满洲八旗，从事满朝翻译、情报收集、编辑出版，在外交、军事与文化领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四库全书》副总裁官金简就是其中翘楚。

以理解的事情。结合史实，我们认为，上述朝鲜语汉字音汉源词应当是在明末清初这一时间范围内^①借入满语。

仍有以下两个问题未能在本文中得到妥善的回答，我们在此提出自己的一些推测，诚心期待学者方家指教。

问题一：部分借词反映的中古汉语二三等字的读音与朝鲜语汉字音相比多出 i 介音^②，如“城”古新城，见母二等朝鲜语汉字音 kam~满语 kiam，“欠”朝鲜语汉字音 kəm~满语 kiam。

问题二：部分借词反映的闭音节汉字读音与朝鲜语汉字音相比，后面附加了一个与主元音相同的元音，如“节”朝鲜语汉字音 ʧǎl~满语 ʧǎla，“渗”朝鲜语汉字音 sim~满语 simə，“成”朝鲜语汉字音 sǎn^{近世}~满语 fanna。

针对问题一，我们提出两种假设：一种可能是，这些词可能是以北京官话或胶辽官话的形式被借入朝鲜语后，又经过人为规整使之一定程度上靠近朝鲜语汉字音系统，并在此之后被满语借入。部分朝鲜语汉字词具有朝鲜语汉字音和北京官话或胶辽官话读音在词中共现的现象，例如“架子”一词除了符合朝鲜语汉字音的 kaʃa（가자←kaʃa 가즈）一读，历史上还有过 kiaʃa（갸즈）的读法，假若满语把这个时期的 kiaʃa 一读借走，今天我们会看到一个“子”主元音读 a 但二等字“架”带 i 介音的特例，现有的“城”kiam、“欠”kiam 可能就是这样产生的。另一种可能是，这些词并不来自朝鲜语汉字音，而来自某个明朝时的保留 -m 韵尾的汉语音系。1620 年满文原档中“南京”译作 namkin（namgin）（罗盛吉 2016）， “京”-kin 与朝鲜语汉字音 kiŋj（경）并不相似，而“南”nam-看起来反映出了中古 -m 韵尾字仍旧保留 -m 韵尾的特征；又有，满语“坛子”译作 tʰamsə（tamse）， “子”读作常见的满语汉字音 sə，但“坛”读作 tʰam 而不读作更接近北京官话或胶辽官话的 tʰan 或更接近朝鲜语汉字音的 tam，同样反映出保留 -m 韵尾的特征。这样看来，“城”kiam、“欠”kiam 也有可能和它们一样都来自另一个非朝鲜语汉字音的汉语方言。总之，这两种假设都需要透过综合更多的证据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问题二反映出的现象在满语汉字音汉源词中也可以观察到。例如:

汉字读音	满语例词	汉字读音	满语例词
按 ana-	anaŋʰaei (ᠠᠨᠠᠴᠠᠰᠢ) 按察使	浑 xunə-	xunəxə (ᠬᠦᠨᠡᠬᠡ) 浑河 水名
鴟 tana	χuanʰtana (ᠬᠤᠠᠨᠲᠠᠨᠠ) hūwangdana) 黄鴟 鸟名	山 fana-	fanaχa (ᠰᠠᠨᠠᠬᠠ) 山海 山名
茼 tʰunu-	tʰunuχo (ᠲᠦᠨᠤᠬᠣ) tunuhū) 茼蒿		

从这些例子可见,满语借用汉语词时,有时会在以鼻音结尾的汉字读音之后附加元音:拥有阳性主元音的音节之后附加 a,其余音节之后附加 ɔ。马旭东(2012)推测这种机制是为了保证原有汉字音的韵尾不被后一音节的声母逆同化。我们承认这一假设能够很好地解释“浑河”xunə-xə、“山海^{—关,地名}”jana-ɣa 两例以及我们举出的朝鲜语汉字音汉语源素“渗”eimə-mpi、“成”saŋŋa-mpi 两例,但“按察使”ana-tʃʰaei、“黄鹂”ɣuaŋ-tana 以及朝鲜语汉字音汉语源词“节”tʃala 为何在并不具备韵尾发生逆同化的条件下也附加元音,假设似乎难以给出一个

^① 李得春(2005)指出,二等字在朝鲜语汉字音中一般不带i介音,咸山摄喉牙音三等字在朝鲜语汉字音中一般也不带i介音。

② “世代” *tfalan* ← *dʒala*、“年、岁” *sə* ← *səqə* 等女真语中已经存在的词的借入时代应当更早一些。

合理的回答。特别是“茼蒿” $t^hunu-\chi\sigma$ 一词看起来甚至是 $*t^h\alpha\eta-\chi\sigma u$ 发生逆异化的结果，更加难以解释。到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期待未来进一步研究回答。

参考文献

- 爱新觉罗·瀛生：《满语和汉语的互相影响》，《满族研究》1987年第1期。
- 鲍明：《*nahan*与*karan*、*hūlan*——满语语境中的炕及炕的发明与演变》，《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00期。
- 柴妙甜：《试论满洲八旗中的朝鲜人——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为中心》，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 崔宰宇：《汉清文鉴简编》，民族出版社，2005年。
- 戴光宇：《满语中的上古汉语借词研究》，《满语研究》2016年第2期。
- 鄂尔泰、徐元梦：《无圈点字书》，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1741]年。
- 付博：《清入关前经济类型与财政政策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 [清高宗]弘历：《御制增订清文鉴》，吉林出版集团，2005[1771]年。
- 侯精一：《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 胡增益：《新满汉大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 季永海：《论满语中的汉语借词》，《满语研究》1985年第1期。
- 金光平、金启葆：《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
- 李得春：《漫谈朝鲜语和满语的共同成分》，《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z1期。
- 李得春：《韩国汉字音韵母系统的几个特征》，《东疆学刊》2005年第1期。
- 李得春：《朝鲜语汉字词和汉源词》，《民族语文》2007年第5期。
- 刘晨：《明代辽东沈阳中卫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 刘沛霖：《韩汉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
- 马旭东：《关于满文的浑河与山海关的拼写》，<http://abkai.net/blog/关于满文的浑河与山海关的拼写/>，2012年2月12日。
- 苗嘉芮：《〈御制清文鉴〉拼写汉语借词尖团音的特点》，《满语研究》2017年第2期。
- 潘悟云：《朝鲜语中的上古汉语借词》，《民族语文》2006年第1期。
- 平田昌司：《清代鸿胪寺正音考》，《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
- 钱曾怡：《烟台方言报告》，齐鲁书社，1982年。
- 钱曾怡、曹志耘、罗福腾：《诸城方言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 钱曾怡、太田斋、陈洪昕、杨秋泽：《莱州方言志》，齐鲁书社，2005年。
- 邵利明：《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 佟永功、关嘉禄：《试谈满文中的汉语借词》，《满族研究》1985年第1期。
- 佟永功、关嘉禄：《乾隆朝“钦定新清语”探析》，《满族研究》1995年第2期。
- 汪晶石：《朝鲜与清朝私贸易研究——以后市贸易为中心》，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 王丹妮：《清入关前的沈阳方城研究》，《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 乌日根：《满语借用汉语的方式和方法》，《满语研究》1992年第1期。
- 于慧：《论满语借用汉语的语言学改造特点及其融合规律》，北方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 张虹、程大鲲、佟永功：《乾隆朝“钦定新清语”》（三），《满语研究》1995年第2期。
- 长山：《满语中汉语借词特点分析》，《满语研究》2014年第2期。

赵 杰:《论满语中汉语借词的发展》,《语文研究》1988年第4期。

赵 杰:《满语、朝鲜语语音对应规律探拟》,《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下),国际满学研讨会,1999年。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医古籍出版社,2017[1765]年。

赵志强:《老满文研究》,《满语研究》2003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

A Study on the Chinese Loanwords with Sino-Korean Pronunciations in the Manchu Language

WANG Yihua and GE Jiaqi

[Abstract]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some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Manchu language reflects rules of historical sound changes peculiar to the Sino-Korean pronunciations and shows strict correspondences with Sino-Korean sounds. Through comparing the Sino-Korean pronunciations and the sound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se loanwords, we generalize the rules of the phonetic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hem, and then confirm that the pronuncia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se words constitute a sound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s highly parallel to that of Sino-Korean characters. Based on the phonetic correspondences and the historical facts that many Korean soldiers and civilians were enlisted into the Manchu Eight Banners at the turn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 speculate that these Chinese loanwords are borrowed into the Manchu language not directly from Chinese but via the intermediary of the Korean language. As to the exceptions to the phonetic correspondence rules, only a preliminary speculation is provided while more awaits furthe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Sino-Korean pronunciation Sino-Manchu pronunciation language contact

(通信地址: 王奕桦 200433 上海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葛佳琦 200234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